

前定錄續錄
袁氏傳
述異記
古鏡記

諾皋記
離魂記
續齊諧記
枕中記

蔣子文傳
三水小牘
還冤記
龍城錄

上冊



古

鏡

記

王
度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古鏡記

隋王 度撰

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師禮事之。臨終贈度以古鏡。曰：持此則百邪遠人。度受而寶之。鏡橫徑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，透鼻列四方龜龍鳳虎，依方陳布四方外。又設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其畜馬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邊輪郭，文體似隸，點畫無缺，而非字書所有也。侯生云：二十四氣之象，形承日照之，則背上文畫，墨入影內，纖毫無失，舉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絕。嗟乎！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。宜其見賞高賢，是稱靈物。侯生常云：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，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，法滿月之數也，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鏡也。雖歲祀攸遠，圖書寂寞，而高人所迷，不可誣矣。昔楊氏納環，累代延慶，張公喪劍，其身亦終。今度遭世擾攘，居常鬱快，王室如燬，生涯何地，寶鏡復去，哀哉！今具其異跡，列之如後。庶千載之下，儻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大業七年五月，度自侍御史能歸河東，適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鏡。至其年六月，度歸長安，至長樂坡，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頗甚端麗，名曰鸚鵡。度既稅駕，將白云不敢住，度因召主人問其故。雄曰：兩月前有一客，攜此婢從東海來，時婢病甚，客便寄留云：還日當取，比不復來，不知其婢由也。度疑其精魅，引鏡逼之，便云乞命。即變形，度即掩鏡曰：汝先自敝，然後變形。當舍汝命，婢再拜自陳云：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，大行變惑，罪合至死，遂爲府君捕逐，逃於河渭之間，爲下邳陳思恭義女，蒙養甚厚，嫁鸚鵡與同鄉人榮華。鸚鵡與華意不相懷，逃而東出韓城縣，爲

行人李無傲所執。無傲粗暴丈夫也。遂將鸚鵡遊行數歲。昨隨至此。忽爾見留。不意遭逢天鏡。隱形無路。度又謂曰。汝本老狸。變形爲人。豈不害人也。婢曰。變形事人。非有害也。但跳陷幻惑。神道所惡。自當至死耳。度又謂曰。欲捨汝可乎。鸚鵡曰。辱君厚賜。豈敢忘德。然天鏡一照。不可逃形。但久爲人形。羞復故體。願絨於匣。許盡醉而終。度又謂曰。絨鏡於匣。汝不逃乎。鸚鵡笑曰。公適有美言。尙許相捨。絨鏡而走。豈不終恩。但天鏡一照。竄跡無路。唯希數刻之命。以盡一生之歡耳。度登時爲匣鏡。又爲致酒。悉召雄家隣里與宴。謔比婢頃大醉。奮衣起舞。而歌曰。寶鏡寶鏡。哀哉子命。自我離形。於今幾姓。生雖可樂。死不必傷。何爲眷戀。守此一方。歌訖。再拜。化爲老狸而死。一座驚嘆。大業八年四月一日。太陽虧。度時在竈南。晝臥廳閣。覺日漸昏。諸吏告度。以日蝕甚。積衣時。引鏡出。自覺鏡亦昏昧。無復光色。度以寶鏡之作。合於陰陽光景之妙。不然。豈合以太陽失曜。而寶鏡亦無光乎。恠歎未已。俄而光彩出。日亦漸明。比及日復。鏡亦精明如故。自此之後。每日月薄蝕。鏡亦昏昧。其年八月十五日。友人薛俠者。獲一銅劍。長四尺。劍連於靶。靶盤龍鳳之狀。左文如火焰。右文如水波。光彩灼爍。非常物也。使持過度曰。此劍俠常試之。每月十五日。天地清明。置之暗室。自然有光。旁照數丈。使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愛古。如饑如渴。願與君今夕一試。度喜甚。其夜果遇天地清霽。密閉一室。無復脫隙。與俠同宿。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。俄而鏡正吐光。明照一室。相視如晝。劍橫其側。無復光彩。俠大驚曰。請內鏡於匣。度從其言。然後劍乃吐光。不過一二尺耳。俠撫劍歎曰。天下神物。亦有相伏之理也。是後每至月望。則出鏡于暗室。光常照數丈。若日影入室。則無光也。豈太

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。其年冬，兼著作郎，奉詔撰周史，欲爲蘇綽立傳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蘇氏部曲，頗涉史傳，略解屬文。見度傳草，因悲不自勝。度問其故，謂度曰：「豹生常受蘇公厚遇，今見蘇公言驗，是以悲耳。」郎君所有寶鏡，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。蘇公愛之甚。蘇公臨亡之歲，戚戚不樂，常召苗生謂曰：「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鏡當入誰手。今欲以書箴一斷，先生幸觀之也。」便顧豹生取書。蘇公自撰布卦卦託。蘇公曰：「我死十餘年，我家常失此鏡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動靜有徵。今河洛之間，往往有寶氣，與卦兆相合。鏡其往彼乎？」季子曰：「亦爲人所得乎？」蘇公又詳其卦云：「先入侯家，復歸王氏。過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」豹生言訖涕泣。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。蘇公薨後，亦失所在。如豹生之言。故度爲蘇公傳，亦具言其事於末篇。論蘇公著策絕倫，點而獨用，謂此也。大業九年正月朔日，有一胡僧行乞，而至度家。弟勣出見之，覺其神彩不俗，便邀入室，而爲具食。坐語良久，胡僧謂勣曰：「檀越家當有絕世寶鏡也，可得見耶？」勣曰：「法師何以得知之？」僧曰：「貧道受明錄祕術，頗識寶氣。檀越宅上，每日常有碧光，連日絳氣。屬月，此寶鏡氣也。貧道見之兩年矣。今擇良日，故欲一觀。」勣出之。僧跪捧欣躍，又謂勣曰：「此鏡有數種靈相，皆當未見。但以金膏塗之，珠粉拭之，舉以照日，必影徹牆壁。僧又歎息曰：「更作法試，應照見肺腑，所恨卒無藥耳。但以金烟薰之，玉水洗之，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。無不獲驗。而胡僧遂不復見。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令廳前有一根樹，圍可數丈，不知幾百年矣。前後令至，皆祠謁此樹，不則袂禍立及也。度以爲妖由人興，淫祀宜絕。縣吏皆叩頭請度，度不得已，爲之一

祀。然陰念此樹常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養成其勢，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。其夜二鼓許，聞其廳前磊落有聲，若雷霆者，遂起視之。則風雨晦暝，纏繞此樹，電光晃耀，忽上忽下。至明，有一大蛇，紫鱗赤尾，綠頭白角，額上有十字，身被數鎗，死於樹下。度便收鏡，命走出蛇，焚於縣門外。仍掘樹，樹心有一穴，於地漸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跡。既而實之，妖怪遂絕。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帶芮城令，持節河北道，開倉糴賑給陝東。天下大饑，百姓疾病，滿陝之間，瘟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張龍駒，爲度下小吏，其家良賤數十口，一時遇疾，度憫之，齎此鏡入其家，使龍駒持鏡，夜照諸病者。見鏡皆驚起，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，光陰所及，如冰著體，冷徹肺腑，即時熱定。至曉並愈，以爲無害於鏡，而所濟衆，於是令密持此鏡，遍巡百姓。其夜鏡自匣中泠然自鳴，聲甚徹遠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獨怪，明早龍駒來謂度曰：「龍駒昨忽夢一人，龍頭蛇身，朱冠紫服，謂龍駒：『我卽銳精也。』名曰紫珍，皆有德於君家，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，天與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？且病至後月當漸愈，毋爲爲我苦。度感其靈，惟因此誌之。至後月病果漸愈，如其言也。大業十年，度弟勣自六合承襲官歸，又將遍遊山水，以爲長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『今天下向亂，盜賊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與汝同氣，未常遠別，此行也，似將高蹈，昔尚子平遊五嶽，不知所之。汝若追躡前賢，吾所不堪也。便涕泣對勣，勣曰：『意已決矣，必不可留。』兄今之達人，當無所不體。孔子曰：『匹夫不可奪其志矣。』人生百年，忽同過隙，得情則樂，失志則悲，安遂其欲，聖人之意也。度不得已，與之決別。勣曰：『此別也，亦有所求。』兄所寶鏡，非塵俗物也，勣將抗志雲路，棲蹤烟霧，欲兄以此爲贈。度曰：『吾何敢惜於汝也？卽以與之。勣得鏡遂行，不言所適。至

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。以鏡歸。謂度曰：此鏡真寶物也。勸辭兄之後。先遊嵩山少室。陟石梁。坐玉壇。屬日暮。遇一嵌巖。有一石室。可容三五人。勸棲息止焉。月夜三更後。有兩人。一貌胡髯。眉皓而瘦。稱山公。一面闊。白髯。眉長。黑而醜。稱毛生。謂勸曰：何人斯居也。勸曰：尋幽探穴訪奇者。二人坐與勸談文。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。勸疑其精。惟引手潛後。開匣取鏡。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。勉者化爲龜。胡者化爲猿。懸鏡至曉。二身俱殞。龜身帶綠毛。猿身帶白毛。卽入箕山。渡潁水。歷太和。視玉井。井旁有池水。滿然綠色。問樵夫曰：此靈湫耳。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。若一祭有闕。卽池水出黑雲。大雹傷樹。白雨流澍。浸堤壞阜。勸引鏡照之。池水沸湧。有雷如震。忽爾池水騰出池中。不遺涓滴。可行二百餘步。水落於地。有一魚可長丈餘。粗髯大於臂。首紅額白。身作青黃間色。無鱗。有涎。龍形蛇角。嘴尖。狀如鱗魚。勸而有光在於泥水。因而不能遠去。勸謂蛟也。失水而無能爲耳。刃而爲炙。甚賁有味。以充數朝口腹。遂出於宋汴。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。實不堪忍。勸問其故。病來已經年歲。白日卽安。夜常如此。勸停一宿。及聞女子聲。遂開鏡照之。痛者曰：戴冠郎被殺。其病者床下有雄雞死矣。乃是主人七八歲老親也。遊江南。將渡黃陵楊子江。忽暗雲覆水。黑風渡湧。舟子失容。慮有覆沒。勸攜鏡上舟。背江中數步。明朗徹底。風雨四歛。濤波遠息。須臾之間。遂濟天塹。躋攝山。趨芳嶺。或攀危頂。或入深洞。逢其羣鳥環人而噪。數熊當路而蹲。以鏡揮之。熊鳥奔駭。是時利涉浙江。遇潮出海。濤聲振吼數百里。而聞舟人曰：濤既近。未可渡。南若不迴舟。吾輩必葬魚腹。勸出鏡照。江波不進。屹如雲立。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。水漸清淺。鼉鼉散走。

舉帆翩翩直入南浦。然後却視。濤波洪湧。高數十丈。而至所渡之津也。遂登天臺。周覽洞壑。夜行佩之山谷。去身百步。四面光微。纖微皆見。林間宿鳥。驚而亂飛。還履會稽。逢異人張始鸞。授勛周牌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。與陳永同歸。更遊豫章。見道士許藏祕。云是旌陽七代孫。有咒登刀履火之術。說妖怪之次。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。遭魅病。人莫能識。藏秘療之無効。勛故人趙丹有才器。任豐城縣尉。勛因過之。丹命祗承人指勛停處。勛謂曰。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。丹邊設榻爲主禮。勛因問其故。敬曰。三女同居堂內。閨子每至日晚。必靚妝街服。黃昏後即歸所居。非喚不覺。日日漸瘦。不能下食。制之不令粧梳。即欲自縊投井。無奈之何。勛謂敬曰。引示閨子之處。其間東有窻。恐其門閉固而難啓。遂晝日先刻斷窻櫺四條。却以物支柱之。如舊。至日暮。敬報勛曰。梳粧入閨矣。至一更聽之。言笑自然。勛拔窻櫺子。持鏡入閨。照之三女。叫云。殺我婿也。初不見一物。縣鏡至明。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。身無毛齒。有老鼠亦無毛齒。其肥大可重五斤。又有守宮大如人手。身披鱗甲。煥爛五色。頭上有兩角。長可半寸。尾長五寸以上。尾頭一寸色白。並於壁孔前死矣。從此疾愈。其後尋真至廬山。竊望數月。或棲息長林。或露宿草莽。虎豹接尾。豺狼連跡。舉鏡視之。莫不竄伏。廬岩處士蘇質。奇識之士也。洞明易道。藏往知來。謂勛曰。天下神物。必不久居人間。今宇宙喪亂。他鄉未必可止。吾子此鏡。尚在足下。幸速歸家鄉也。勛然其言。即時北歸。便遊河北。夜夢錢謂勛曰。我蒙卿兄厚禮。今當捨人間遠去。欲得一別。卿請早歸長安也。勛夢中許之。及曉。獨居思之。恍恍發悸。即時西首秦路。今既見兄。勛不負諾矣。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。數月勛還河東。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。匣中悲鳴。其聲纖遠。俄而漸大。龍咆虎吼。良久乃定。開匣視之。卽失鏡矣。